

老照片

工厂的那些过往

欧阳光宇



职场故事

因为热爱所以执着

肖湘慧琪 王鑫

余艳艳是众多工艺员中的优秀代表,19岁就进入千金药业,在一线的多个岗位得到了历练。她用强烈的责任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钻研精神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功成必定有我

有一次,公司下达了某个颗粒剂的含量研究任务。时间紧、任务急,又跨车间,大家一点头绪都没有,她自告奋勇接下了任务!

“要想又快又准,必须把课前提前做到极致,做到骨子里。”她从公司档案室里调出以往的历史研究等资料,把数据与当前的大生产进行对比分析,预判问题可能产生的关键节点。随后,立即召集生产车间、工艺、质量相关人员一起开会,运用工艺团队的力量,迅速排查出几个关键工序,再制定试验方案,分步实施。

这期间,程序较为复杂:从各关键工序分别取样、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计算分析,拿出试验报告……她也遇到了不少问题,例如当时的车间没有小试仪器设施,也没有符合试验要求的试剂,都要她自己想办法;小试阶段人手不够,从配料、提取、过滤、送检,都是她一个人负责。但是,她凭着一股韧劲,“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最终圆满完成。

结果,这次小试经验成功运用到了大生产,又一次刷新了该产品的品质。时任生产设备部总经理谭小迅也对她大加赞赏,称其工艺验证的组织方式堪为工艺、设备专业的模板。

坚持做到最好

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余艳艳练就了对质量的强把控力和高度的敏感性。她总是强调:“质量控制的关键是人,把控制好才能把控好工艺,才能保障产品质量。”相对来说,专业的、熟练的员工队伍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更为稳定。在余艳艳看来,除了亲自全程跟进,新员工培训也非常重要!2019年,糖浆剂和酒剂线是由新成立的制剂综合班负责生产,为此,她就开展了新员工培训二十多次。

产品质量的现场把控很重要。余艳艳无论多忙,每天都坚持走动式管理。每一个生产岗位,她都会像扫描仪一样仔细视察,及时发现并提醒相关人员。

据统计,她所在的综合车间生产的舒筋风湿酒、史国公酒和灵芝糖浆3个成品,已连续三年一次性检验合格率100%,该车间复产的养阴清肺糖浆成品一次性合格率也是100%。

态度决定一切

产品注册工艺体现在工艺规程上,而工艺规程会细化到批记录上。批记录必须放在生产现场,既要让员工真实、及时、准确记录应该记录的内容,不遗漏数据,又要方便填写,不因重复记录数据而浪费时间。批记录管理的繁杂性,常常令工艺员头疼。然而,余艳艳从未有过半点敷衍。每次批记录初步设计完成后,她都会先请生产设备和质量部审核把关,然后组织演练,再向班员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再执行。

为了做好养阴清肺糖浆的批记录设计,反复修订了8次才定稿,期间她再三研究了工艺规程,查阅了多年前的批记录电子版和批记录纸质版。起草、演练、修改、审批,这一趟流程下来,已是不易,日常生产中还有200来种记录全由她一人管理,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工作中,同事们填写批记录时如果发现那种记录设计得还不够好,都愿意向余艳艳反馈,她总是非常乐意与大家探讨、沟通。只要是正确意见,她一定虚心接受,不怕给自己找累。她还经常会在工艺月度会上提出自己独到的建议或意见,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也乐于与大家分享。仅2019年,她就顺利地完成批记录设计更新99份!

这就是余艳艳,身处平凡岗位,却二十年如一日,踏实奋进、追求卓越的千金人。

红色老街港口街

宁翔

地名记忆



党建文化墙。

在株洲芦淞区建宁街道,有一条古老的红色基因传承街巷——港口街。

港口街是老株洲街巷文化的一个代表。港口街因西街靠港口而得名。此街,起于车站南货房,终于沿江南路,街道长约300米。曾经,这里铺满了齐整的麻石,一端蜿蜒至湘江轮船码头,另一端则与现在的建设南路接壤,路口便是株洲南站(今江天宾馆的位置)。

这里交通便利,尤其是水路,上达衡山、王十万、朱亨,下达易俗河,每天都有几个班次的轮渡。20世纪30年代之前,作为交通最为便利的一条街,港口街承接了当时大部分旅客住宿的任务,大大小小的旅舍星罗棋布聚集于此,中华、春和、交通、两湖……这些店名,至今还印在老一辈人的心中。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港口街”是已被改造过的,在闹市之中,穿过这条长约300米、宽3米的小巷,虽然谈不上犹如世外桃源,但是静谧悠然。那些从前的景象,只剩几栋矮房,而承载重任的轮船码头,早已不复存在。

东驻扎的刘十四篾匠家竹器店,毛主席早期在株洲这个江边小镇从事革命活动的光辉史实记载就有十二次,比如,1927年8月底,毛泽东从安源来到萍矿株洲转运局,部署秋收起义,领导工农武装斗争。

如今,港口街上新中国成立前建造的红木板老屋,似乎还在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久远的故事。当你沿着麻石小巷经过这里的时候,仍禁不住驻足停留,触摸历史的沧桑。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长沙府在境内设分府,称“株洲抚民府”;于港口建驿运码头,历时三年沿港线渐成街市,港口街因之形成。1915年,招商局购置4艘轮船往返于株洲、汉口,以载货为主,兼载旅客。其时,港岸一线,檐檐林立,人聚如蚁,当年没有火车、大道,运货或者出行,基本依靠湘江的水路,顺着港口街往江边走,就是一个很大的客运港口,港口街也因此而得名。

在大多数老株洲人的印象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建宁街、解放街和港口街,是株洲繁华所在地,有“解放街”“商”“港口街”“宿”这一说法。

解放街多商户,是贸易中心;而港口街人流量大,是交通中心,且周围都是旅舍。股老老株洲,他这样表示,株洲最早的火车站——株洲南站,当时就位于港口街。

因为过往旅客多,旅舍随之“泛滥”起来,“中华”“春和”等旅舍店名,股老至今印象深刻。“还滋生了一批在车站和港口间穿梭,给人挑行李货物的挑箩人。”股老说,他与周围的旅舍一起,构成了港口街独特的风景线。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犯株洲,1938年8月,18架飞机在火车站投弹100余枚,死伤70余人,港口街的大多数房屋、旅舍也在这场灾祸中被夷为平地。其后,日军又多次对南站附近轰炸,股老的父亲侥幸从战争中活了下来,但其他亲人却永远地失去了。现年73岁的股老,是两湖

旅舍经营者的后人,也是这条古街历史变迁的见证者。

“当年我们家就建在湘江边。”股老指着江边说,由于当时没有大堤,不仅是港口街,整个株洲都经常面临“水灾”。日本投降后,当地老居民在一片废墟中重建家园,至1949年,大部分民宅均得以恢复,房屋结构大部分是木架织墙体,杉皮或小青瓦屋面。

新中国成立后,港口街变得繁华起来。中华旅舍被征用,是当时法院与检察院的办公楼。市人民法院、市人民委员会都曾经在港口街落户。“过去,港口街是株洲的中心!”股老自豪地说。

如今,时代变迁,这条街的旧貌已不复存在,一栋栋现代化的居民楼将古迹一一遮盖。

1953年至1957年,全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的株洲,随着株洲南站的迁移,港口街开始慢慢冷清下来。

五

“如今,这里只有几栋矮房了,而我,就是最老的居民,在这里住了六十多年。”股老说,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玩伴大都搬离了这里,港口街也只剩下几座老房子。“如果可能,我想一辈子都待在港口街,不想离开。”

据悉,为保护延续株洲历史文脉,株洲河东风光带八景之一“建宁记忆”的规划设计已正式确定,为湖南第一座仿汉代城楼。根据《株洲市湘江风光带东岸初步规划》,建宁港口至解放街一带,将规划为具有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的历史传统街区——“老株洲”,全景展示建宁古镇风貌。

“流水带花穿巷陌,归云拥树落山村。”走在港口街上,望着仅存的几栋红木板老屋,思绪流转。好像见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粗布麻衣,浆洗劳作,脸上却挂着幸福的笑容;仿佛听到小孩子上学去时,挨家挨户的吆喝;大人们上班时走在青石板上的回响,麻石路、坡屋顶、风火墙、石库门、木门窗……这些老株洲的建筑符号呈现出的,是老株洲的风情与韵味。

港口街。

1990年10月至1997年10月,我在株洲市钨钼材料厂工作,这里是我成长的平台,感谢一起工作的工友,帮助我提升了自己。

那时,新华桥(原名红卫桥)往东,坐公交车大致两站路,下车便是钨钼厂。七车间是厂里的能源供给车间,设有氨氧站、煤气站等部门,我在煤气站工作了将近6年。这里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低,进第一道厂门后,要经过右侧的灯光球场、幼儿园,再下一个又长又陡的坡,坡的左侧是一面水泥和岩石砌成的挡土墙。墙较高,夏天,墙上长满了爬山虎。下坡后,右侧便是七车间。

我在化验室,所做的工作是分析煤气的质量。化验室旁边,有脱硫班、造气班和锅炉班,造气班造气时,我们这儿便负责分析,分析完了,把结果送到造气班去。开始,我把结果一送上去,随即就下楼来,从不在那儿停留。有一回,造气班的文班长叫住我说:“小欧,来呷一颗槟榔。”我接过来尝了尝,“我很少呷这东西。”随即我看到一大袋子糖,便问:“我听讲有个叫李理的人结婚啦,哪个叫李理?”大家笑着说:“你看哪个叫李理?”真李理很快就让我猜了出来,是一位瘦瘦的、小个子年轻人,显得比较机灵。

那个时候车间的80多个职工里面,约有半数年轻人,团支部开展活动,印象深的是骑车去大水库,从工厂出发,骑自行车去港口区的大京,单程都需要两个多小时。我们那会儿很年轻,也就乘风破浪不知疲倦地骑,到了大京后,划船、打牌、照相,玩得热闹。为了省钱,我们中餐只吃面包,玩到下午,又劲头十足地骑车回家。

题为《拉丝拉出光明曲》的稿子写好后,经车间党支部书记审核,再拿到厂宣教科去盖章,宣教科的王科长叫我立马送到株洲日报社的政社部去,交给政社部主任。我不知道发稿程序,便照着去做,运气还不错,一去就遇到日报社的政社部主任。他翻看了一下稿子,嘀咕道:“你们这个王科长,怎么这时候才送稿子来呢?”当时离三八妇女节只有三四天了,那个时候没有哪样,都是纸质的手写稿,我们送稿的节奏确实慢了一拍。我对稿子能否发出,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政社部主任抱怨我们送晚了稿子,却还是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就在1996年3月8日当天,此稿在《株洲日报》2版头条登出。



团支部活动时的集体照。

旧事

飞子

江剑阁

有人这样说过,沿着一句陈年的土话,可能走进一段原生态的生活。

去年底,我买完电脑,发票随手往兜里一塞,过了几天,怎么也找不到那张巴掌大的水红色发票。想起女儿前几天洗过衣服,我一着急便冒出一句以前的土话,问女儿:“洗衣服时看见我兜里一张飞子吗?”女儿愣了半天:“什么妃子,还皇后呢?”老婆解释说:“就是买电脑的发票。”女儿嘟囔着:“莫名其妙。”

我的老家醴陵以前都这么叫,就是那些有字的小纸片都叫飞子,包括各种发票和票据,甚至管百货商店开票的结算员叫“开飞子”的。在我的印象中,那时每个百货商店都有传递飞子的装置,细着笔直的铁丝从结算员的柜台前牵出,辐射到各个售货柜台,有点像地图上的航线。各柜台的售货员收了顾客的钱,在票据上填好品名、价格、数量,然后叠在一起,夹到穿在铁丝上的票夹里,“嗖”的一声甩出去。那夹子沿着铁丝飞到高高在上的结算员手中,结算员算好价钱找好零钱,又“嗖”的一声把那票夹甩向售货员。票夹带着票据在空中飞来飞去,令人眼花缭乱,那可是名符其实的“飞子”啊。

可别小看那些四指宽轻薄得可以飘起来的飞子,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它,有时候还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生死。那时,乡下人每年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要想到粮站买到9元5角钱一石(一百斤)的返销粮,就凭大队书记手写的飞子。那时电话比较稀少通信不方便,求人办事也是写张飞子。20世纪70年代,我想当兵,连续体检两年都合格,但因家里的历史问题,政审通不过,父亲找到在县委工作

的远房伯父,请他给公社武

装部长写了一张飞子,才让我进了梦寐以求的军营。

女儿这么一嘟囔,让我也觉得有些纳闷。这“飞子”的叫法是有过之时和土气,叫了几十年甚至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写成“飞纸”还是“飞子”呢?写“飞纸”形象准确,写“飞子”亲切可爱。人们称呼自己喜欢的人和东西不都习惯在后面加个“子”字么?如同呢称或者小名。正在犹豫间,想起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在散文《翠湖心影》里说,在西南联大时,昆明人曾这类写着字的小片叫“飞子”,便觉得陡增了几分底气,也算是言之有据啊。可惜那是多少年前的叫法,也不知道现在的昆明人是否还像老人家这样亲切地称呼这些小纸片。

前段时间到海南岛开会,会议之余在海滩散步,远远看见一对年轻男女吵架,听口气应该是一对恋人,男孩子将一张纸撕碎摔在女孩子的脸上,扭头便走了。女孩子没去追恋人,而是回过头抓纷飞的纸片,嘴里大喊着:“我的飞子。”小纸片在海风的鼓动下起伏着,像一群翻飞的白蝴蝶飞向海边。女孩双手在空中乱抓,不顾一切奔向大海,旁边的游人将女孩抱住,女孩眼睁睁看着那群白蝴蝶消失在大海上,无助地叫着:“我的飞子……”

我不知道这张飞子上写着一个男子对女孩的誓言,还是爱的承诺,反正这张飞子对于这个女孩来说,一定像当年改变我的命运的飞子一样珍贵。遗憾的是,它已化作一群蝴蝶随风无情地飘走了。

也不知道那女孩老家管写有字的小纸片叫飞子,还是她也读过汪曾祺先生的《翠湖心影》,反正她用标准普通话像母亲叫儿子一样呼唤着“飞子”的声音,一下子拨动了我的心弦,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可惜不知道她在哪里。



港口街。